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明史卷七十九

大學士張廷玉等奉 敕修

志第五十五

食貨三

漕運

倉庫

歷代以來漕粟所都給官府廩食各視道里遠近以為
準太祖都金陵四方貢賦由江以達京師道近而易自

成祖遷燕道里遼遠法凡三變初支運次兌運支運相參至支運悉變為長運而制定洪武元年北伐命浙江江西及蘇州等九府運糧三百萬石于汴梁已而大將軍徐達令忻崞代堅臺五州運糧大同中書省符下山東行省募水工發萊州洋海倉餉永平衛其後海運餉北平遼東為定制其西北邊則浚開封漕河餉陝西自陝西轉餉寧夏河州其西南令貴州納米中鹽以省遠運于時各路皆就近輸得利便矣永樂元年納戶部尚書郁新言始用淮船

受三百戶以上者道淮及沙河抵陳州潁岐口跌坡別以巨舟入黃河抵八柳樹車運赴衛河輸北平與海運相參時駕數臨幸百費仰給不止餉邊也淮海運道凡二而臨清倉儲河南山東粟亦以輸北平合而計之為三運惟海運用官軍其餘則皆民運云自濬會通河帝命都督賈義尚書宋禮以舟師運禮以海船大者千石工窳輒敗乃造淺船五百艘運淮揚徐兗糧百萬以當海運之數平江伯陳瑄繼之頗增至三千餘艘時淮徐臨清德州各有倉江

西湖廣浙江民運糧至淮安倉分遣官軍就近輓運自淮至徐以浙直軍自徐至德以京衛軍自德至通以山東河南軍以次遞運歲凡四次可三百萬餘石名曰支運支運之法支者不必出當年之民納納者不必供當年之軍支通數年以為裒益期不失常額而止由是海陸二運皆罷惟存遮洋船每歲于河南山東小灘等水次免糧三十萬石十二輸天津十八由直沽入海輸薊州而已不數年官軍多所調遣遂復民運道遠數愆期宣德四年瑄

及尚書黃福建議復支運法乃令江西湖廣浙江民運
百五十萬石于淮安倉蘇松寧池廬安廣德民運糧二
百七十四萬石於徐州倉應天常鎮淮揚鳳太滁和徐
民運糧二百二十萬石于臨清倉令官軍接運入京通
二倉民糧既就近入倉力大減省乃量地近遠糧多寡
抽民船十一或十三五之一以給官軍惟山東河南北
直隸則徑赴京倉不用支運尋令南陽懷慶汝寧糧運
臨清倉開封彰德衛輝糧運德州倉其後山東河南皆

運德州倉六年瑄言江南民運糧諸倉往返幾一年誤
農業令民運至淮安瓜洲兌與衛所官軍運載至北給
與路費耗米則軍民兩便是為兌運命羣臣會議吏部
蹇義等上官軍兌運民糧加耗則例以地遠近為差每
石湖廣八斗江西浙江七斗南直隸六斗北直隸五斗
民有運至淮安兌與軍運者止加四斗如有兌運不盡
仍令民自運赴諸倉不願兌者亦聽其自運軍既加耗
又給輕齎銀為洪閘盤撥之費且得附載他物皆樂從

事而民亦多以遠運為艱於是兌運者多而支運者少矣軍與民兌米往往恃強勒索帝知其弊敕戶部委正官監臨不許私兌已而頗減加耗米遠者不過六斗近者至二斗五升以三分為率二分與米一分以他物準正糧斛面銳耗糧俱平概運糧四百萬石京倉貯十四通倉貯十六臨徐淮三倉各遣御史監收正統初運糧之數四百五十萬石而兌運者二百八十萬餘石淮徐臨德四倉支運者十之三四耳土木之變復盡留山東

直隸軍操備蘇松諸府運糧仍屬民景泰六年瓦剌入貢乃復軍運天順末兌運法行久倉人覬耗餘入庾率兌斛面且求多索軍困甚憲宗即位漕運參將袁佑上言便宜帝曰律令明言收糧令納戶平準石加耗不過五升今運軍顧明加則倉吏侵害過多可知今後令軍自概每石加耗五升毋溢勒索者治罪後從督倉中官言加耗至八升久之復溢收如故屢禁不能止也初運糧京師未有定額成化八年始定四百萬石自後以為

常北糧七十五萬五千六百石南糧三百二十四萬四千四百石其內兌運者三百三十萬石由支運改兌者七十萬石兌運之中湖廣山東河南折色十七萬七千七百石通計兌運改兌加以耗米入京通兩倉者凡五百十八萬九千七百石而南直隸正糧獨百八十萬蘇州一府七十萬加耗在外浙賦視蘇減數萬江西湖廣又殺焉天津薊州密雲昌平共給米六十四萬餘石悉支兌運米而臨德二倉貯預備米十九萬餘石取山東

河南改兌米充之遇災傷則撥二倉米以補運務足四百萬之額不令缺也至成化七年乃有改兌之議時應天巡撫滕昭令運軍赴江南水次交兌加耗外復石增米一斗為渡江費後數年帝乃命淮徐臨德四倉支運七十萬石之米悉改水次交兌由是悉變為改兌而官軍長運遂為定制然是時司倉者多苛取甚至有額外罰運軍展轉稱貸不支弘治元年都御史馬文升疏論運軍之苦言各直省運船皆工部給價令有司監造近

者漕運總兵以價不時給請領價自造而部臣慮軍士不加愛護議令本部出料四分軍衛任三分舊船抵三分軍衛無從措辦皆軍士賣資產鬻男女以供之此造船之苦也正軍逃亡數多而額數不減俱以餘丁充之一戶有三四人應役者春兌秋歸艱辛萬狀船至張家灣又僱車盤撥多稱貸以濟用此往來之苦也其所稱貸運官因以侵漁責償倍息而軍士或自載土產以易薪米又格于禁例多被掠奪今宜加造船費每艘銀二

十兩而禁約運官及有司科害搜檢之弊庶軍困少甦
詔從其議五年戶部尚書葉淇言蘇松諸府連歲荒歉
民買漕米每石銀二兩而北直隸山東河南歲供宣大
二邊糧料每石亦銀一兩去歲蘇州兌運已折五十萬
石每石銀一兩今請推行于諸府而稍差其直災重者
石七錢稍輕者石仍一兩俱解部轉發各邊抵北直隸
三處歲供之數而收三處本色以輸京倉則費省而事
易集從之自後歲災輒權宜折銀以水次倉支運之糧

充其數而折價以六七錢為率無復至一兩者先是成化間行長運之法江南州縣運糧至南京令官軍就水次兌支計省加耗輸輓之費得餘米十萬石有奇貯預備倉以資緩急之用至是巡撫都御史以兌支有弊請令如舊上倉而後放支戶部六兌支法善不可易詔從部議以所餘就貯各衛倉作正支銷又從戶部言山東改兌糧九萬石仍聽民自運臨德二倉令官軍支運正德二年漕運官請疏通水次倉儲言往時民運至淮徐

臨德四倉以待衛軍支運後改附近州縣水次交兌已而并支運七十萬石亦令改兌但七十萬石之外猶有兌交不盡者民仍運赴四倉久無支銷以致陳腐請將浙江江西湖廣正兌糧米三十五萬石折銀解京而令三省衛軍赴臨德等倉支運如所折之數則諸倉米不腐三省漕卒便于支運歲漕額外又得三十五萬折銀一舉而數善具矣帝命部臣議如其請六年戶部侍郎邵寶以漕運遲滯請復支運法戶部議支運法廢久不

可卒復事遂寢臨德二倉之貯米也凡十九萬計十年得百九十萬自世宗初灾傷撥補日多而山東河南以歲歉數請輕減且二倉因積多朽腐于是改折之議屢興而倉儲漸耗矣嘉靖元年漕運總督楊宏請以輕齎銀聽運官道支為顧僦舟車之費不必裝鞘印封計算羨餘以苦漕卒給事御史交駁之戶部言科道官之論主于防奸是也但輕齎本資轉般費今慮官軍侵耗盡取其贏餘以歸太倉則以脚價為正糧非立法初意也

乃議運船至通州巡倉御史覈驗酌量支用實數著為定規有羨餘不輸太倉即用以修船官旗漁蠹者重罪輕齋銀者憲宗以諸倉改兌給路費始各有耗米兌運米俱一平一銳故有銳米自隨船給運四斗外餘折銀謂之輕齋凡四十四萬五千餘兩後頗入太倉矣隆慶中運道艱阻議者欲開膠萊河復海運由淮安清江浦口歷新壩馬家壩至海倉口徑抵直沽止循海套不泛大洋疏上遣官勘報以水多沙磧而止神宗時漕運總

督舒應龍言國家兩都並建淮徐臨德實南北咽喉自
兌運久行臨德尚有歲積而淮徐二倉無粒米請自今
山東河南全熟時盡徵本色上倉計臨德已足五十餘
萬則令納于二倉亦積五十萬石而止從之當是時折
銀漸多萬厯三十年漕運抵京僅百三十八萬餘石而
撫臣議截留漕米以濟河工倉場侍郎趙世卿爭之言
太倉入不當出計二年後六軍萬姓將待新漕舉炊倘
輸納愆期不復有京師矣蓋災傷折銀本折漕糧以抵

京軍月俸其時混支以給邊餉遂致銀米兩空故世卿
爭之自後倉儲漸匱漕政亦益弛迨于啟禎天下蕭然
煩費歲供愈不足支矣運船之數永樂至景泰大小無
定為數至多天順以後定船萬一千七百七十官軍十
二萬人許令附載土宜免徵稅鈔孝宗時限十石神宗
時至六十石憲宗立運船至京期限北直隸河南山東
五月初一日南直隸七月初一日其過江支兌者展一
月浙江江西湖廣九月初一日通計三年考成違限者

運官降罰武宗列水程圖格按日次填行止站地違限之米頓德州諸倉曰寄園世宗定過淮程限江北十二月江南正月湖廣浙江江西三月神宗時改為二月又改至京限五月者縮一月七八九月者遞縮兩月後又通縮一月神宗初定十月開倉十一月兌竣大縣限船到十日小縣五日十二月開幫二月過淮三月過洪入閘皆先期以樣米呈戶部運糧到日比驗相同乃收凡災傷請奏改折者毋過七月題議後期及臨時改題者

立案免覆漂流者抵換食米大江漂流為大患河道為小患二百石外為大患二百石內為小患小患把總勘報大患具奏其後不計多寡槩行奏勘矣初船用楠杉下者乃用松三年小修六年大修十年更造每船受正耗米四百七十二石其後船數缺少一船受米七八百石附載夾帶日多所在稽留違限一遇河決即有漂流官軍因之為奸水次折乾沿途侵盜妄稱水火至有鑿船自沈者明初命武臣督海運嘗建漕運使尋罷成祖

以後用御史又用侍郎都御史催督郎中員外分理主
事督兌其制不一景泰二年始設漕運總督于淮安與
總兵叅將同理漕事漕司領十二總十二萬軍與京操
十二營軍相準初宣宗令運糧總兵官巡撫侍郎歲八
月赴京會議明年漕運事宜及設漕運總督則并令總
督赴京至萬曆十八年後始免凡歲正月總漕巡揚州
經理瓜淮過閘總兵駐徐邳督過洪入閘同理漕叅政
管押赴京攢運則有御史郎中押運則有叅政監兌理

刑管洪管廠管閘管泉監倉則有主事清江衛河有提
舉兌畢過淮過洪巡撫漕司河道各以職掌奏報有司
米不備軍衛船不備過淮誤期者責在巡撫米具船備
不即驗放非河梗而壓幫停泊過洪誤期因而漂凍者
責在漕司船糧依限河渠淤淺疏濬無法閘坐啓閉失
時不得過洪抵灣者責在河道明初于漕政每加優恤
仁宗禁後漕舟宥遲運者英宗時始扣口糧均攤而運
軍不守法度為民害自後漕政日弛軍以耗米易私物

道售稽程比至反買倉米補納多不足數而糧長率攬沙水于米中河南山東尤甚往往蒸濕浥爛不可食權要貨運軍銀以罔厚利至請撥關稅給船料以取償漕運把總率由賄得倉場額外科取歲至十四萬世宗初政諸弊多釐革然漂流違限二弊日以滋甚中葉以後益不可究詰矣漕糧之外蘇松常嘉湖五府輸運內府白熟粳糯米十七萬四十餘石內折色八千餘石令民部粳糙米四萬四千餘石內折色八千八百餘石令民

運謂之白糧船自長運法行糧皆軍運而白糧民運如故穆宗時陸樹德言軍運以充軍儲民運以充官祿人知軍運之苦不知民運尤苦也船戶之求索運軍之欺陵洪閘之守候入京入倉厥弊百出嘉靖初民運尚有保全之家十年後無不破矣以白糧令軍帶運甚便疏入下部議不從凡諸倉應輸者有定數其或改撥他鎮者水次應兌漕糧即令坐派鎮軍領兌者給價州縣官督車戶運至遠倉或給軍價就令關支者通謂之空運

九邊之地輸糧大率以車宣德時餉開平亦然而蘭甘松潘往往使民背負永樂中又嘗令廣東海運二十萬石給交趾云

明初京衛有軍儲倉洪武三年增置至二十所且建臨濠臨清二倉以供轉運各行省有倉官吏俸取給焉邊境有倉收屯田所入以給軍州縣則設預備倉東南西北四所以振凶荒自鈔法行頗有省革二十四年儲糧十六萬石于臨清以給訓練騎兵二十八年置皇城四

門倉儲糧給守禦軍增京師諸衛倉凡四十一又設北平密雲諸縣倉儲糧以資北征永樂中置天津及通州左衛倉且設北京三十七衛倉益令天下府縣多設倉儲預備倉之在四鄉者移置城內迨會通河成始設倉于徐州淮安德州而臨清因洪武之舊并天津倉凡五謂之水次倉以資轉運既又移德州倉于臨清之永清壩設武清衛倉于河西務設通州衛倉于張家灣宣德中增造臨清倉容三百萬石增置北京及通州倉京倉

以御史戶部官錦衣千百戶季更巡察外倉則布政按察都司關防之各倉門以致仕武官二率老幼軍丁十人守之半年一更英宗初命廷臣集議天下司府州縣有倉者以衛所倉屬之無倉者以衛所改隸惟遼東甘肅寧夏萬全及沿海衛所無府州縣者仍其舊正統中增置京衛倉凡七自兌運法行諸倉支運者少而京通倉不能容乃毀臨清德州河西倉三分之一一改為京通倉景泰初移武清衛諸倉于通州成化初廢臨德預

備倉在城外者而以內城空廠儲預備米名臨清者曰常盈德州者曰常豐凡京倉五十有六通倉十有六直省府州縣藩府邊隘堡站衛所屯戍皆有倉少者一二多者二三十云預備倉之設也太祖選耆民運鈔糴米以備振濟即今掌之天下州縣多所儲蓄後漸廢弛于謙撫河南山西修其政周忱撫南畿別立濟農倉他人不能也正統時重侵盜之罪至僉妻充軍且定納穀千五百石者敕獎為義民免本戶雜役凡振饑米一石俟

有年納稻穀二石五斗還官弘治三年限州縣十里以下積萬五千石二十里積二萬石衛千戶所萬五千石百戶所三百石考滿之日稽其多寡以為殿最不及三分者奪俸六分以上降調十八年令贖罪贓罰皆糴穀入倉正德中令因納紙者以其八折米入倉軍官有犯者納穀準立功初預備倉皆設倉官至是革令州縣官及管糧倉官領其事嘉靖初諭德顧鼎臣言成弘時每年以存留餘米入預備倉緩急有備今秋糧僅足兌運

預備無粒米一遇災傷輒奏留他糧以勸富民借穀以應故事乞急復預備倉糧以裕民帝乃令有司設法多積米穀仍倣古常平法春振貧民秋成還官不取其息府積萬石州四五千石縣二三千石為率既又定十里以下萬五千石累而上之八百里以下至十九萬石其後積粟盡平糶以濟貧民儲積漸減隆慶時劇郡無過六千石小邑止千石久之數益減科罰亦益輕萬厯中上州郡至三千石止而小邑或僅百石有司沿為具文

屢下詔申飭率以虛數欺罔而已弘治中江西巡撫林俊嘗請建常平及社倉嘉靖八年乃令各撫按設社倉令民二三十家為一社擇家殷實而有行義者一人為社首處事公平者一人為社正能書算者一人為社副每朔望會集別戶上中下出米四斗至一斗有差斗加耗五合上戶主其事年饑上戶不足者量貸稔歲還倉中下戶酌量振給不還倉有司造冊送撫按歲一察覈倉虛罰社首出一歲之米其法頗善然其後無力行者

兩京庫藏先後建設其制大畧相同內府凡十庫承運庫貯緞匹金銀寶玉齒角羽毛而金花銀最大歲進百萬兩有奇廣積庫貯硫黃硝石甲字庫貯布匹顏料乙字庫貯胖襖戰鞋軍士褰帽丙字庫貯棉花絲纈丁字庫貯銅鐵獸皮蘇木戊字庫貯甲仗賦罰庫貯沒官物廣惠庫貯錢鈔廣盈庫貯紵絲紗羅綾錦綉絹六庫皆屬戶部惟乙字庫屬兵部戊字廣積廣盈庫屬工部又有天財庫亦名司鑰庫貯各衙門管鑰亦貯錢鈔供用

庫貯稅稻熟米及上供物以上通謂之內庫其在宮內者又有內東裕庫寶藏庫謂之裏庫凡裏庫不關於有司其會歸門寶善門迤東及南城磁器諸庫則謂之外庫若內府諸監司局神樂堂犧牲所太常光祿寺國子監皆各以所掌收貯應用諸物太僕則馬價銀歸之明初嘗置行用庫于京城及諸府州縣以收易昏爛之鈔仁宗時罷英宗時始設太倉庫初歲賦不徵金銀惟坑台稅有金銀入內承運庫其歲賦偶折金銀者俱送南

京供武臣祿而各邊有緩急亦取足其中正統元年改折漕糧歲以百萬為額盡解內承運庫不復送南京自給武臣祿十餘萬兩外皆為御用所謂金花銀也七年乃設戶部太倉庫各直省派剽麥米十庫中綿絲絹布及馬草鹽課關稅凡折銀者皆入太倉庫籍沒家財變賣田產追收店錢援例上納者亦皆入焉專以貯銀故又謂之銀庫弘治時內府供應繁多每收太倉銀入內庫又置南京銀庫正德時內承運庫中官數言內府財

用不充請支太倉銀戶部執奏不能沮嘉靖初內府供
應視弘治時其後乃倍之初太倉中庫積銀八百餘萬
兩續收者貯之兩廡以便支發而中庫不動遂以中庫
為老庫兩廡為外庫及是時老庫所存者僅百二十萬
兩二十二年特令金花子粒銀應解內庫者並送太倉
備邊用然其後復入內庫三十七年令歲進內庫銀百
萬兩外加預備欽取銀後又取沒官銀四十萬兩入內
庫隆慶中數取太倉銀入內庫承運庫中官至以空劄

下戶部取之廷臣疏諫皆不聽又數取光祿太僕銀工部尚書朱衡極諫不聽初世宗時太倉所入二百萬兩有奇至神宗萬曆六年太倉歲入凡四百五十餘萬兩而內庫歲供金花銀外又增買辦銀二十萬兩以為常後又加內操馬芻料銀七萬餘兩久之太倉光祿太僕銀括取幾盡邊賞首功向發內庫者亦取之太僕矣凡甲字諸庫主事借科道巡視太倉庫員外郎主事領之而以給事中巡視嘉靖中始兩月一報出納之數時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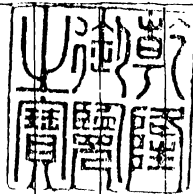
工部舊庫名曰節慎庫以貯礦銀尚書文明以給工價
帝詰責之令以他銀補償自是專以給內用焉其在外
諸布政司都司直省府州縣衛所皆有庫以貯金銀錢
鈔絲帛贓罰諸物巡按御史三歲一盤查各運司皆有
庫貯銀歲終巡鹽御史委官察之凡府州縣稅課司局
河泊所歲課商稅魚課引由契本諸課程太祖令所司
解州縣府司以至于部部劄之庫其元封識不擅發也
至永樂時始委驗勘中方起解至部復驗同乃進納嘉

靖時建驗試廳驗中給進狀寄庫月逢九會巡視庫藏
科道官進庫驗收不堪者駁易正統十年設通濟庫于
通州世宗時罷隆慶初密雲薊州昌平諸鎮皆設庫收
貯主客年例軍門公費及撫賞修邊銀云凡為倉庫害
者莫如中官內府諸庫監收者橫索無厭正德時台州
府指揮陳良納軍器稽留八載至乞食于市內府收糧
增耗嘗以數倍為率其患如此諸倉初不設中官宣德
末京通二倉始置總督中官一人後淮徐臨德諸倉亦

置監督漕輓軍民被其害世宗用孫交張孚敬議撤革
諸中官惟督諸倉者如故久之從給事中管懷理言乃
罷之初天下府庫各有存積邊餉不借支于內京師不
收括于外成化時巡鹽御史楊澄始請發各鹽運提舉
司贓罰銀入京庫弘治時給事中曾昂請以諸布政司
公帑積貯征徭羨銀盡輸太倉尚書周經力爭之以為
用不足者以織造賞賚齋醮土木之故必欲盡括天下
財非藏富于民意也至劉瑾用事遂令各省庫藏盡輸

京師世宗時閩廣進羨餘戶部請責他省巡按歲一奏獻如例又以太倉庫匱運南戶部庫銀八十萬兩實之而戶部條上理財事宜臨德二倉積銀二十萬兩錄以歸太倉隆慶初遣四御史分行天下搜括庫銀神宗時御史蕭重望請覈府縣歲額銀進部未報上千戶何其賢乞敕內官與已督之帝竟從其請由是外儲日就耗至天啟中用操江巡撫范濟世策下敕督歲進收括靡有遺矣南京內庫頗藏金銀珍寶魏忠賢矯旨取進盜

竊一空內外匱竭遂至于亡



明史卷七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明史卷八十二

內閣中書_臣瞿照履勘

總校官編修_臣朱鈐

欽定四庫全書

明史卷八十

大學士張廷玉等奉 敕修

志第五十六

食貨四

鹽法

煮海之利歷代皆官領之太祖初起即立鹽法置局設官令商人販鬻二十取一以資軍餉既而倍征之用胡深言復初

制丙午歲始置兩淮鹽官吳元年置兩浙洪武初諸產鹽地次第設都轉運鹽使六曰兩淮曰兩浙曰長蘆曰山東曰福建曰河東鹽課提舉司七曰廣東曰海北曰四川曰雲南雲南提舉司凡四曰黑鹽井白鹽井安寧鹽井五井又陝西靈州鹽課司一兩淮所轄分司三曰泰州曰淮安曰通州批驗所二曰儀真曰淮安鹽場三十各鹽課司一洪武時歲辦大引鹽三十五萬二千餘引弘治時改辦小引鹽倍之萬厯時同鹽行直隸之應天寧國太平揚州鳳陽廬州安慶池淮

安九府滁和二州江西湖廣二布政司河南之河南汝
寧南陽三府及陳州正統中貴州亦食淮鹽成化十八
年湖廣衡州永州改行海北鹽正德二年江西贛州南
安吉安改行廣東鹽所輸邊甘肅延綏寧夏宣府大同
遼東固原山西神池諸堡上供光祿寺神宮監內官監
歲入太倉餘鹽銀六十萬兩浙所轄分司四曰曰嘉興
曰松江曰寧紹曰溫台批驗所四曰杭州曰紹興曰嘉
興曰溫州鹽場三十五各鹽課司一洪武時歲辦大引

鹽二十二萬四百餘引弘治時改辦小引鹽倍之萬厯時同鹽行浙江直隸之松江蘇州常州鎮江徽州五府及廣德州江西之廣信府所轄邊甘肅延綏寧夏固原山西神池諸堡歲入太倉餘鹽銀十四萬兩明初置北平河間鹽運司後改稱河間長蘆所轄分司二曰滄州曰青州批驗所二曰長蘆曰小直沽鹽場二十四各鹽課司一洪武時歲辦大引鹽六萬三千一百餘引弘治時改辦小引鹽十八萬八百餘引萬厯時同鹽引北直

隸河南之彰德衛輝二府所輸邊宣府大同薊州上供
郊廟百神祭祀內府羞膳及給百官有司歲入太倉餘
鹽銀十二萬兩山東所轄分司二曰膠萊曰濱樂批驗
所一曰灤口鹽場十九各鹽課司一洪武時改辦大引
鹽十四萬三千二百餘引弘治時改辦小引鹽倍之萬
厯時九萬三千一百餘引鹽行山東直隸徐邳宿三州
河南開封府後開封府改食河東鹽所輸邊遼東山西
神池諸堡歲入太倉餘鹽銀五萬兩福建所轄鹽場七

各鹽課司一洪武時歲辦大引鹽十四萬四千五百引
弘治時增七百餘引萬厯時減千引其引曰依山曰附
海依山納折色附海行本色神宗時亦改折色鹽行境
內海入太倉銀二萬二千餘兩河東所轄解鹽官設東
場分司於安邑成祖時增設西場於解州尋復并於東
正統六年復置西場分司弘治二年增置中場分司洪
武時歲辦小引鹽三十萬四千引弘治時增八萬引萬
厯中又增二十萬引鹽行陝西之西安漢中延安鳳翔

四府河南之歸德懷慶河南汝寧南陽五府及汝州山西之平陽潞安二府澤沁遼三州地有兩見者鹽得無行隆慶中延安改食靈州池鹽崇禎中鳳翔漢中二府亦改食靈州鹽歲入太倉鹽四千餘兩給宣府鎮及大同代府祿糧抵補山西民糧銀共十九萬兩有奇陝西靈州有大小鹽池又有漳縣鹽井西河鹽井洪武時歲辦鹽西河十四萬一千五百斤有奇漳縣五十一萬五千六百斤有奇靈州二百八十六萬七千四百斤有奇

弘治時同萬厯時三處共辦千二百五十三萬七千六百餘斤鹽行陝西之鞏昌臨洮二府及河州歲解寧夏延綏固原餉銀三萬六千餘兩廣東所轄鹽場十四萬此所轄鹽場十五各鹽課司一洪武時歲辦大引鹽廣東四萬六千八百餘引海北二萬七千餘引弘治時廣東如舊海北萬九千四百餘引萬厯時廣東小引生鹽三萬二百餘引小引熟鹽三萬四千六百餘引海北小引正耗鹽一萬二千四百餘引鹽有生有熟熟貴生賤

廣東鹽行廣州肇慶惠州韶州南雄潮州六府海北鹽
行廣東之雷州高州廉州瓊州四府湖廣之桂陽郴二
州廣西之桂林柳州梧州潯州慶遠南寧平樂太平思
明鎮安十府田龍泗城奉議利五州歲入太倉鹽課銀
萬一千餘兩四川鹽井轄鹽課司十七洪武時歲辦鹽
一千一十二萬七千餘斤弘治時辦二千一十七萬六
千餘斤萬厯中九百八十六萬一千餘斤鹽行四川之
成都叙州順慶保寧夔州五府潼川嘉定廣安雅廣元

五州縣歲解陝西鎮鹽課銀七萬一千八兩雲南黑鹽井轄鹽課司三白鹽井安寧鹽井各轄鹽課司一五井轄鹽課司七洪武時歲辦大引鹽萬七千八百餘引弘治時各井多寡不一萬厯時與洪武同鹽行境內歲入太倉鹽課銀三萬五千餘兩成祖時嘗設交趾提舉司其後交趾失乃罷遼東鹽場不設官軍餘煎辦召商易粟以給軍凡大引四百斤小引二百斤鹽所生不同解州之鹽風水所結寧夏之鹽刮地得之淮浙之鹽熬波

川滇之鹽汲井閩粵之鹽積鹵淮南之鹽煎淮北之鹽
曬山東之鹽有煎有曬此其大較也有明鹽法莫善于
開中洪武三年山西行省言大同糧儲令陵縣運至太
和嶺路遠費煩請令商人於大同倉入米一石太原倉
入米一石三斗給淮鹽一小引商人鬻畢即以原給引
目赴所在官司繳之如此則轉運費省而邊儲充帝從
之召商輸糧而與之鹽謂之開中其後各行省邊境多
召商中鹽以為軍儲鹽法邊計相輔而行四年定中鹽

例輸米臨濠開封陳橋襄陽安陸荊州歸州大同太原
孟津北平河南府陳州北通州諸倉計道里近遠自五
石至一石有差先後增減則例不一率視時緩急米直
高下中納者利否道遠地險則減而輕之編置勘合及
底簿發各布政司及都司衛所商納糧畢書所納糧及
應支鹽數齎赴各轉運提舉司照數支鹽轉運諸司亦
有底簿比照勘合相符則如數給與鬻鹽有定所刊諸
銅版犯私鹽者罪至死偽造引者如之鹽與引離即以

私鹽論成祖即位以北京諸衛糧乏悉停天下中鹽專
於京衛開中惟雲南金齒衛楚雄府四川鹽井衛陝西
甘州衛開中如故不數年京衛糧食充足而大軍征安
南多費甘肅軍糧不數百姓疲轉運迫安南新附餉益
難繼於是諸所復召商中鹽他邊地復以次及矣仁宗
立以鈔法行通議所以斂之之道戶部尚書夏原吉請
令有鈔之家中鹽遂定各鹽司道鹽則例滄州引三百
貫河南山西半之福建廣東百貫宣德元年停中鈔例

三年原吉以北京官吏軍匠糧餉不支條上預備策言
中鹽舊則太重商賈少至請更定之乃定海上自三斗
五升至一斗五升有差召商納米北京戶部尚書郭敦
言中鹽則例已減而商來者少請以十分為率六分支
與納米京倉者四分支與遼東永平山海甘肅大同宣
府萬全已納米者他處中納悉停之又言洪武中中鹽
客商年久物故代支者多虛冒請按引給鈔十錠帝皆
從之而命倍給其鈔甘肅寧夏大同宣府獨石永平道

險遠趨中者少許寓居官員及軍餘有糧之家納米豆
中鹽正統三年寧夏總兵官史昭以邊軍缺馬而延慶
平涼官吏軍民多養馬乃奏請納馬中鹽上馬一匹與
鹽百引次馬八十引既而定邊諸衛遞增二十引其後
河州中納者上馬二十五引中減五引松潘中納者上
馬三十五引中減十引久之復如初制中馬之始驗馬
乃掣鹽既而納銀於官以市馬銀入布政司宗祿屯糧
修邊振濟展轉支銀銀盡而馬不至而邊儲亦自此始

鹽矣於是召商中淮浙長蘆鹽以納之令甘肅中鹽者
淮鹽十七浙鹽十三淮鹽惟納米麥浙鹽兼收豌豆青
稞因淮鹽直貴商多趨之故令淮浙兼中也明初仍宋
元舊制所以優恤竈戶者甚厚給草場以供樵採堪耕
者許開墾仍免其雜役又給工本米引一石置倉於場
歲撥附近州縣倉儲及充軍餘米以待給兼支錢鈔以
米價為準尋定鈔數淮浙引二貫五百文河間廣東海
北山東福建四川引二貫竈戶雜犯死罪以上止予杖

計日前鹽以贖後設總催多腋削竈戶至正統時竈戶
貧困逋逃者多松江所負課六十餘萬戶訴於朝命直
隸巡撫周忱兼理鹽課忱條上鑄鐵釜恤鹵丁選總催
嚴私販四事且請于每年正課外帶徵逋課帝從其請
命分逋課為六以六載畢徵當是時商人有自永樂中
候支鹽祖孫相代不得者乃議倣洪武中例而加鈔錠
以償之願守支者聽又以商人守支年久雖減輕開中
少有上納者議他鹽司如舊制而淮浙長蘆以十分為

率八分給守支商曰常股二分收貯於官曰存積過邊
警始召商中納常股存積之名由此始凡中積股者價
輕中存積價重然人甚苦守支爭趨存積而常股壅塞
矣景帝時邊園多故存積增至六分中納邊糧兼納穀
草秋青草秋青草三當穀草二廣東之鹽例不出境商
人率市守關吏越市廣西巡撫葉盛以為任之則廢法
禁之則病商請令入米餉邊乃許出境公私交利焉成
化初歲游災京儲不足召商于淮徐德州水次倉中鹽

舊例中鹽戶部出榜召商無徑奏者富人呂銘等託勢
要奏中兩淮存積鹽中旨允之戶部尚書馬昂不能執
正鹽法之壞自此始勢豪多撓中商人既失利江南北
軍民因造擬洋大船列械販鬻乃為重法私販窩隱俱
論死家屬徙邊衛夾帶越竟者充軍然不能遏止也十
九年頗減存積之數常股七分而在積三分然商人樂
有見鹽報中存積者爭至遂仍增至六分淮浙鹽猶不
能給乃配支長蘆山東以給之一人兼支數處道遠不

及親赴邊商輒貿引於近地富人自是有邊商內商之分內商之鹽不能速獲邊商之引又不賤售報中寢怠存積之滯遂與常股等憲宗末年閹宦竊勢奏封淮浙鹽無算兩淮積久至五百餘萬引商引壅滯至孝宗時而買補餘鹽之議興矣餘鹽者竈戶正課外所餘之鹽洪武時制商支鹽有定場毋許越場買補勤竈有餘鹽送場司二百斤為一引給米一石其鹽召商開中不拘資次給與成化後令商收買而勸借米麥以振貧竈

至是清理兩淮鹽法侍郎李嗣請令商人買餘鹽補官引而免其勸借暫停各邊開宗俟逋課完日官為賣鹽三分價直二免邊儲而留其一以補商人未交鹽價由是以餘鹽補充正課而鹽法一小變明初各邊開中商人招民墾種築臺堡自相保聚邊方菽粟無甚貴之時成化間始有折納銀者然未嘗著為令也弘治五年商人困守支戶部尚書葉淇請召商納銀運司類解太倉分給各邊每引輸銀三四錢有差視國初中米直加倍

而商無守支之苦一時太倉銀至百餘萬兩然赴邊開中之法廢商屯撤業菽粟翔貴邊儲日虛矣武宗之初以鹽法日壞令大臣王瓊張寧等分道清理而慶寧侯周壽壽寧侯張鶴齡各令家人奏買長蘆兩淮鹽引戶部尚書韓文執不可中旨許之織造太監崔杲又奏乞長蘆鹽二萬引戶部以半與之帝欲全與大學士劉健等力爭李東陽語尤切帝不悅健等復疏爭乃從部議權要開中既多又許買餘鹽一引有用至十餘年者正

德二年始申截舊引角之令立限追繳而每引增納紙
價及振濟米麥引價重而課壅如故矣先是成化初都
御史韓雍於肇慶梧州清遠南雄立抽鹽廠官鹽一引
抽銀五分許帶餘鹽四引引抽銀一錢都御史秦紘許
增帶餘鹽六引抽銀六錢及是增至九錢而不復抽官
引引目積滯私鹽通行乃用戶部郎中丁致祥請復紘
舊法而他處商人夾帶餘鹽掣割納價惟多至三百斤
者始罪之淮浙長蘆引鹽常股四分以給各邊主兵及

工役振濟之需存積六分非國家大事邊境有警未嘗
妄開開必邊臣奏討經部覆允未有商人擅請及專請
准鹽者弘治間存積鹽甚多正德時權倖遂奏開殘鹽
改存積常股皆為正課且皆折銀邊臣緩急無備而勢
要占中賣高價增數倍商人引納銀八錢無所獲利多
不願中課日耗絀姦黠者夾帶影射弊端百出鹽臣承
中璫風旨復列零鹽所鹽諸目以假之世宗登極詔首
命裁革未幾商人逯俊等夤緣近幸以增價為名奏買

殘餘等鹽戶部尚書秦金執不允帝特令中兩淮額鹽三十萬引於宣府金言姦人占中淮鹽賣窩因利使山東長蘆等鹽別無搭配積之無用虧國用誤邊儲莫此為甚御史高世魁亦爭之詰減淮引十萬分兩浙長蘆鹽給之金復言宣大俱重鎮不宜令姦商自擇便利但中宣府帝可之已而俊等請以十六人中宣府十一人中大同竟從其請嘉靖五年從給事中管律奏乃復常股存積四六分之制然是時餘鹽盛行正鹽守支日久

願中者少餘鹽第領勘合即時支賣願中者多迨弘治時以餘鹽補正課初以償逋課後令商人納價輸部濟邊至嘉靖時延綏用兵遼左缺餉盡發兩淮餘鹽七萬九千餘引於二邊開中自是餘鹽行其始尚無定額未幾兩淮增引一百四十餘萬每引增餘鹽二百六十五斤引價淮南納銀一兩九錢淮北一兩五錢又設處置科罰名色以苛斂商財於是正鹽未派先估餘鹽商竈俱困姦黠者藉口官員餘鹽夾販私煎法禁無所施鹽

法大壞十三年給事中管懷理言鹽法之壞其弊有六
開中不時米價騰貴召糴之難也勢豪大家專擅利權
報中之難也官司科罰吏胥侵索輸納之難也下場挨
掣動以數年守支之難也定價太昂息不償本取贏之
難也私鹽四出官鹽不行市易之難也有此六難正課
壅矣而司計者因設餘鹽以佐之餘鹽利厚商固樂從
然不以開邊而以解部雖歲入鉅萬無益軍需嘗考祖
宗時商人中鹽納價甚輕而竈戶煎鹽工本甚厚今鹽

價十倍於前而工本不能十一何以禁私鹽使不行也
故欲鹽法必先處餘鹽欲處餘鹽必多減正之價大抵
正鹽賤則私販自息今宜定價每引正鹽銀五錢餘鹽
二錢五分不必解赴太倉俱令關中關支餘鹽以盡收
為度正鹽價輕既利於商餘鹽收盡又利於竈未有商
竈俱利而國課不充者也事下所司戶部覆以為餘鹽
銀仍解部如故而邊餉益虛矣至二十年帝以變亂鹽
法由餘鹽敕罷之淮浙長蘆悉復舊法夾帶者割沒入

官應變賣者以時估為準御史吳瓊又請各邊中鹽以
皆輸本色然令甫下吏部尚書許讚即請復開餘鹽以
足邊用戶部覆從之餘鹽復行矣先是十六年令兩浙
僻邑官商不行之處山商每百斤納銀八十給票行鹽
其後多侵奪正引官商課缺引二百萬侯掣掣必五六
載於是多侵奪正引官商之法預徵者先期輸課不得
私為去留執抵者執現在運鹽水程復持一引以抵一
引季掣則以納課先後為序春不得遲於夏夏不得超

於春也然票商納稅即掣賣預徵諸法徒厲引商而已
靈州鹽池自史昭中馬之議行邊餉虧缺甘肅米直石
銀五兩戶部因奏停中馬召商納米中鹽二十七年令
開中者止納本色糧草三十一年令河東以六十二萬
引為額合正餘鹽為一而革餘鹽名時都御史王紳御
史黃國用議外竈戶餘鹽每引官給銀二錢半以充工
本增收三五十萬引名為工本鹽令商人中額鹽二引
帶中工本鹽一引抵主兵年例十七萬六千兩有奇從

其請初淮鹽歲課七十萬五千兩開邊報中為正從後
益餘鹽納銀解部至是通前額凡一百五萬引額增三
之一行之數年積滯無所售鹽法壅不行言事者屢陳
工本為鹽贅疣戶部以國用方絀年例無所出因之不
變江西故行淮鹽三十九萬引後南安贛州吉安改行
廣鹽惟南昌諸府行淮鹽二十七萬引既而私販盛行
袁州臨江瑞州則私食廣鹽撫州建昌私食福鹽於是
淮鹽僅行十六萬引數年之間國計大絀巡撫馬森疏

其害請於峽江縣建橋設關扼閩廣要津盡復淮鹽額稍增至四十七萬引未久橋毀增額二十萬引復除矣三十九年帝欲整鹽法乃命副都御史鄢懋卿總理淮浙山東長蘆鹽法懋卿嚴嵩黨也苞苴無虛日兩淮額鹽銀六十一萬有奇自設工本鹽增九十萬懋卿復增之遂滿百萬半年之間又搜括四司殘鹽共得銀幾二百萬一時詡為奇功乃立剋限法每卒一人季限獲利鹽有定數不及數輒削其催役錢邏卒經歲有不得支

一錢者乃共為私販以牟大利甚至却估舶誣以盜鹽而執之流毒遍海濱矣嵩失勢巡鹽御史徐爌言兩淮鹽法曰常股曰存積曰水鄉共七十萬引有奇引二百斤納銀八分永樂以後引納粟二斗五升下場闕支四散發賣商人利亦什五焉近年正鹽之外加以餘鹽餘鹽之外又加工本工本不足乃有添單添單不足又加添引懋卿趨利目前不顧其後是誤國亂政之尤者方今災荒疊告鹽場渰沒若欲取盈百萬必至逃亡弦

急欲絕不棘於此於是悉罷懋卿所增者四十四年巡
鹽御史朱炳如奏罷兩淮工本鹽自葉淇變鹽法邊儲多
缺嘉靖八年以後稍復開中邊商中引內商守支末年
工本鹽行內商有數年不得掣者於此不樂買引而邊
商因因營求告掣河鹽河鹽者不上廩因在河徑自超
掣易支而獲利捷河鹽行則守支存積者愈久而內商
亦因引價彌賤於是姦人專以收買邊引為事名曰罔
戶告掣河鹽坐規厚利時復議於正鹽外附帶餘鹽以

抵工本之數國戶因得賤買餘鹽而貴售之邊商與內商愈困矣隆慶二年屯鹽都御史龐尚鵬疏言邊商報中內商守支事本相須但內商安坐邊商遠輸勞逸不均故掣河鹽者以惠邊商也然河鹽既行淮鹽必滯內商無所得利則邊商之引不售今宜定掣河鹽但別邊商引價自見引及起紙關引到司勘合別為三等定銀若干邊商倉鈔已到內商不得留難蓋河鹽停則淮鹽速行引價定則開中自多邊商內商各得其願矣帝從

之四年御史李學詩議罷官買餘鹽報可是時廣西古田平巡撫都御史殷正茂請官出資本買廣東鹽至桂林發賣七萬餘包可獲利二萬二千有奇從之自嘉靖初復常股四分存積六分之制後因各邊多故常股存積並開淮額歲課七十萬五千餘引又增各邊新引歲二十萬萬厯時以大工搜遠年違沒廢引六十餘萬胥出課額之外無正鹽止令買商補餘鹽餘鹽久盡惟計引重科加煎飛派而已時兩淮引價餘銀百二十餘萬

增至百四十萬兩新引日益正引日墜千戶尹英請配
賣沒官鹽可得銀六萬兩大學士張位等爭之二十六
年以鴻臚寺主簿田應壁奏命中官魯保驚兩淮沒官
餘鹽給事中包見捷極陳利害不聽保既視事遂議開
存積鹽戶部尚書楊俊民言明旨覈沒官鹽而存積非
沒官也額外加增必虧正課保奏不可從御史馬從聘
亦爭之俱不聽保乃開存積八萬引引重五百七十斤
超次超掣壓正鹽不行商民大擾而姦人蠹起董璉吳

應麟等爭言鹽利山西福建諸稅監皆領鹽課矣百戶高時夏奏浙閩餘鹽歲可變價三十萬兩巡撫金學曾勘奏皆罔疏入不省於是福建解銀萬三千兩有奇浙江解三萬七千兩有奇借名苛歛商困引壅戶部尚書趙世卿指其害由保困言額外多取一分則正課少一分而國計愈絀悉之罷無名浮課不報三十四年夏至明年春正額逋百餘萬保亦惶懼請罷存積存鹽保尋死有旨罷之而引斤不能減矣李太后薨帝用遺詔蠲

各運司浮課商困稍甦而舊引壅滯戶部上鹽法十議
正行見引附銷積引以疏通之巡鹽御史龍遇奇立鹽
政綱法以舊引附見引行淮南編為十綱淮北編為十
四綱計十餘年則舊引盡行從之天啓時言利者恣搜
括務增引起掣魏忠賢黨郭興治崔呈秀等巧立名目
以取之所入無算論者比之絕流而漁崇禎中給事中
黃承昊條上鹽政頗欲有所釐革是時兵餉方大絀不
能行也初諸王府則就近地支鹽官民戶口食鹽皆計

口納鈔自行關支而官吏食鹽多冒增口數有一官支二千餘斤一吏支五百餘斤者乃限吏典不得過十口文武官不過三十口大口鈔十二貫支鹽十二斤小口半之景泰三年始以鹽折給官吏俸糧以百四十斤當米一石京官歲遣吏下場恣為姦利錦衣吏益暴率聯巨艦私販有司不能詰巡鹽御史乃定百司食鹽數攬束以給吏禁毋下場納鈔僦輓費無所出吏多亡嘉靖中吏部郎中陸光祖言於尚書嚴訥疏請革之自後百

司停支食鹽惟戶部及十三道御史歲支如故軍民計口納鈔者浙江月納米三升買鹽一斤而商賈持鹽赴官官為歛散追徵之急過於租賦正統時從給事中鮑輝言令民自買食鹽於商罷納米令且鬻十斤以下者勿以私鹽論而鹽鈔不除後條鞭法行遂編入正賦巡鹽之官洪永時嘗一再命御史視鹽課正統元年始命侍郎何文淵王佐副都御史朱與言提督兩淮長蘆兩浙鹽課命中官御史同往未幾以鹽法已清下敕召還

後遂令御史視釐依巡按例歲更代以為常十一年以山東諸鹽場隸長蘆巡鹽御史十四年命副都御史耿九疇清理兩淮鹽法成化中特遣中官王允中僉都御史高明整治兩淮鹽法明請增設副使一人判官二人孝宗初鹽法壞戶部尚書李敏請簡風憲大臣清理乃命戶部侍郎李嗣於兩淮刑部侍郎彭韶於兩浙俱兼都御史賜敕遣之弘治十四年僉都御史王璟督理兩淮鹽法正德二年兩淮鹽法都御史王瓊閩浙總督都

御史張憲後惟兩淮賦重時遣大臣十年則刑部侍郎
藍章嘉靖七年則副都御史黃臣三十二年則副都御
史王紳至二十九年特命副都御史鄔懋卿總理四運
司事權尤重自隆慶二年副都御史龐尚鵬總理兩淮
長蘆三運司後遂無特遣大臣之事

番人嗜乳酪不得茶則困以病故事宋以來行以茶易
馬法用制羌戎而明制尤密有官茶有商茶皆貯邊易
馬官茶間徵課鈔商茶輸課畧如鹽制初太祖令商人

於產茶地買茶納錢請引引茶百斤輸錢二百不及引
曰畸零別置由帖給之無由引及茶引相離者人得告
捕置茶局批驗所稱較茶引不相當即為私茶凡犯私
茶者與私鹽同罪私茶出境與闖隘不讎者並論死罪
又定茶引一道輸錢千照茶百斤茶由一道輸錢六百
照茶六百斤既又令納鈔每引由一道納鈔一貫洪武
初定令凡賣茶之地令宣課司三十取一四年戶部言
陝西漢中金州石泉漢陰平利西鄉諸縣茶園四十五

頃茶八十六萬餘株四川巴茶三百十五頃茶二百三十八萬餘株宜定令每十株官取其一無主茶園令軍士募采十取其一以易番馬從之於是諸產茶地設茶課司定稅額陝西二萬六千斤有奇四川一百萬斤設茶馬司於秦洮河雅諸州自碉門黎雅抵朶甘烏思藏行茶之地五千餘里山後歸德諸州西方諸部落無不以馬售者碉門永寧筠連所產茶名曰剪刀麓葉惟西番用之而商販未嘗出境四川茶鹽都轉運使言宜別

立茶局徵其稅易紅纓氈衫米布椒蠟以資國用而居
民所收之茶依江南給引販賣法公私兩便於是永寧
成都筠連皆設茶局矣川人故以茶易毛布毛纓諸物
以脩茶課自定課額立倉收貯專用以市馬民不敢私
採課額每虧民多賠納四川布政司以為言乃聽民採
摘與番易貨又詔天全六番司民免其徭役專令蒸烏
茶易馬初制長河西等番商以馬入雅州易茶由四川
巖州衛入黎州始達茶馬司定價馬一匹茶千八百斤

於碭門茶課司給之番商往復迂遠而給茶太多巖州
衛以為言請置茶馬司於巖州而改貯磚門茶於其地
且驗馬高下以為茶數詔茶馬司仍舊而定上馬一匹
給茶百二十斤中七十斤駒五十斤三十年改設秦州
茶馬司於西寧敕右軍都督曰近者私茶出境互市者
少馬日貴而茶日賤啟番人玩侮之心檄秦蜀二府發
都司官軍於松潘碭門黎雅河州臨洮及入西番關口
外巡禁私茶之出境者又遣駙馬都尉謝達諭蜀王椿

曰國家權茶本資易馬邊吏失譏私販出禁惟易紅纓
雜物使番人坐守其利而馬入中國者少豈所以制戎
狄哉爾其諭布政司都司嚴為防禁毋致失利當是時
帝綢繆邊防用茶易馬固番人心且以強中國嘗謂戶
部尚書郁新用陝西漢中茶三百萬金可得馬三萬匹
四川松茂茶如之販鬻之禁不可不嚴以故遣僉都御
史鄧文鑑等察川陝私茶駙馬都尉歐陽倫以私茶坐
死又製金牌信符命曹國公李景隆齎入番與諸番要

約篆文上曰皇帝聖旨左曰合當差發右曰不信者斬
凡四十一面洮河火把藏思曩日等族牌四面納馬三
千五十匹河州必里衛西番二十六族牌二十一面納
馬七千七百五十匹西寧曲先阿端罕東安定四衛巴哇
中中申藏等族牌十六面納馬三千五十匹下號金牌
降諸番上號藏內府以為契三歲一遣官合符其通道
有二一出河州一出碣門運茶五十餘萬斤獲馬萬三
千八百匹太祖之馭番如此永樂中帝懷柔遠人遞增

茶斤由是市馬者多而茶不足茶禁亦稍弛多私出境
碭門茶馬司至用茶八萬餘斤僅易馬七十匹又多瘦
損乃申嚴禁茶設洮門茶馬司又設甘肅茶馬司於陝
西行都司地十三年特遣三御史巡督陝西茶馬太祖
之禁私茶也自三月至九月月遣行人四員巡視河州
臨洮碭門黎雅半年以內遣二十四員往來旁午宣德
十年乃定三月一遣自永樂時停止金牌信符至是復
給未幾番人為北狄所侵掠徙居內地金牌散失而茶

司亦以茶少止以漢中茶易馬且不給金牌聽其以馬入貢而已先是洪武末置成都重慶保寧播州茶倉四所令商人納米中茶宣德中定官茶百斤加耗什一中茶者自遣人赴甘州西寧而支鹽於淮浙以償費商人恃文憑恣私販官課數年不完正統初都御史羅亨信言其弊乃罷運茶支鹽例令官運如故以京官總理之景泰中罷遣行人成化三年命御史巡查陝西番人不樂御史馬至日少乃取回御史仍遣行人且令按察司

巡察已而巡察不專兵部言其害乃復遣御史歲一更著為令又以歲饑待振復令商納粟中茶且令茶百斤折銀五錢商課折色自此始弘治三年御史李鸞言茶馬司所積漸少各邊馬耗而陝西諸郡歲稔無事易粟請於河州河西洮州三茶馬司召商中茶每引不過百斤每商不過三十引官收其十之四餘者始令貨賣可得茶四十萬斤易馬四千匹數足而止從之十二年御史王憲又自言中茶禁開遂令私茶莫遏而易馬不利

請停糧茶之例異時或兵荒乃更圖之部覆從其請四川茶課司舊徵數十斤以易馬永樂以後番馬悉由陝西道川茶多浥爛乃令以三分為率一分收本色二分折銀糧茶停二年延綏饑復召商納糧草中四百萬斤尋以御史王紹言復禁止并罷正額外召商開中之例十六年取回御史以督理馬政都御史楊一清兼理之一清復議開中言召商買茶官買其三之一每歲茶五十萬斤可得馬萬匹帝從其請正德元年一清又建

議商人不得領價者以半與商令自賣遂著為例永行
焉一清又言金牌信符之制當復且請復設巡茶御史以
兼理馬政乃復遣御史而金牌以久廢卒不能復後武
宗寵番僧許西域人例外帶私茶自是茶法遂壞番人
之市馬也不能辦權衡止訂篋中馬篋大則官虧其直
小則商病其繁十年巡茶御史王汝舟約為中制每千
斤為三百三十篋嘉靖三年御史陳講以商茶低偽悉
徵黑茶地產有限乃第茶為上中二品印烙篋上書商

名而考之旋定四川茶引五萬道二萬六千道為腹引
二萬四千道為邊引芽茶引三錢葉茶引二錢中茶至
八十萬斤而止不能太溢十五年御史劉良卿言律例
私茶出境與關隘失察者並凌遲處死蓋西陲藩籬莫
切於諸茶番人恃茶以生故嚴法以禁之易馬以酬之
以制番人之死命壯中國之藩籬斷匈奴之右臂非可
以常法論也洪武初例民間畜茶不得過一月之用弘
治中召商中茶或以備振或以儲邊然未嘗禁內地之

民使不得食茶也今減通番之罪止於充軍禁內地之
茶使不得食又使商私課茶悉聚於三茶馬司夫茶司
與番為鄰私販易通而禁復嚴於內郡是歐民為私販
而授之資也以故大姦闌出而漏網小民負升斗而懼
法令計三茶馬司所貯洮河足三年西寧足二年而商
私課茶又日益增積久腐爛而無所用茶法之弊如此
番地多馬而無所市吾茶有禁而不得通其勢必相求
而制之之機在我今茶司民居竊易番馬以待商販歲

無虛日及官易時而馬反耗矣請求三茶馬司止留二年之用每年易馬當發若干正茶之外分毫毋得夾帶令茶價踴貴番人受制良馬將不可勝用且多開商茶通行內地官權其半以備軍餉而河蘭階岷諸近番地禁賣如故更重通番之利如律例洮岷河責邊備道臨洮蘭州貴隴右分巡西寧責兵備各選官防失守察者以罷軟論奏上報可於是茶法稍飭矣御史劉崙總督尚書王以旂等請復給諸番金牌信符兵部議番族變

許不常北狄抄掠無已金牌亟給亟失殊損國體番人納馬意在得茶嚴私販之禁則番人自順雖不給金牌馬可集也若私販盛行吾無以繫其心制其命雖給金牌馬亦不至乃定議發勘合予之其後陝西歲饑茶戶無所資頗逋課額三十六年戶部以全陝災震邊餉告急國用大絀上言先時正額茶易馬之外多開中以佐公家有至五百萬斤者近者御史劉良卿亦開百萬後止開正額八十萬斤并課茶私販通計僅九十餘萬宜

下巡茶御史議召商中多御史楊美益言歲侵民貧卽正額尚多虧損安有贏羨今第宜守每年九十萬斤招番易馬之規凡通內地以息私販增開中以備振荒悉從停罷毋使與馬分利戶部以帑藏方匱請如弘治六年例易馬外仍願百萬金召納還邊鎮以備軍餉從之末年御史潘一桂言增中商茶頗壅滯宜裁減十四五人言松潘與洮河近私茶往往闌出宜停松滿引目申嚴入番之禁皆報可四川茶引之分邊腹也邊茶少而

易行腹茶多而常滯隆慶三年裁去萬二千以三萬引屬黎雅四千引屬松潘諸邊四千引留內地稅銀共萬四千餘兩解部濟邊以為常五年令甘州做洮河西寧事例歲以六月開中兩月納中馬八百匹立賞罰例商引一二年銷完者罰有差踰三年者罪之沒其附帶茶萬厯五年奄答款塞請開茶市御史李時成言番以茶為命北狄若得藉以制番番必從狄貽患非細部議給百餘篋而勿許其市易自劉良弼弛內地之禁楊美益

以為非其後復禁止十三年以西安鳳翔漢中不與番鄰開其禁招商納引抽十三入官餘聽自賣御史鍾化民以私茶之關出多也請分任責成陝之漢中關南道督之府佐一人專駐魚渡坝川之保寧川北道督之府佐一人專駐雞猴坝率州縣官兵防守從之中茶易馬惟漢中保寧而湖南產茶其直錢商人率越境私販中漢中保寧者僅一二十引茶戶欲辦本課輒私販出邊番族利私茶之賤因不肯納馬二十三年御史李楠請

禁湖茶言湖茶行茶法馬政兩弊宜令巡茶御史召商
給引願報漢興保獎者準中越境下湖南者禁止且湖
南多假茶食之刺口破腹番人亦受其害既而御史吳
僑言漢中茶少而直高湖南茶多而直下湖茶之行無
妨漢中漢茶味甘而薄湖茶味苦於酥酪為宜亦利番
也但宜立法嚴覈以遏假茶戶部折衷其議以漢茶為
主湖茶佐之各商中引先給漢中畢乃給湖南如漢引
不足則補以湖引報可三十九年陝西巡按御史畢三

才言課茶徵輸歲有定額先因茶多餘積園戶解納銀
難以此改折令商人絕跡五司茶空請令漢中五州縣
仍輸本色每歲招商中五百引可得馬萬一千九百餘
匹部議西寧河洮岷甘莊浪六茶司共易馬九千六百
匹著為令天啟時增中馬二千四百匹明初嚴禁私販
久而姦弊日生泊乎末造商人正易之外多給賞由粟
使得私行番人上駟盡入姦商茶司所市者乃其中下
也番得茶叛服自由而將吏又以私馬竄番馬冒支上

茶茶法馬政邊防於是俱壞矣其他產茶之地南直隸
常廬池徽浙江湖嚴衢紹江西南昌饒州南康九江吉
安湖廣武昌荊州長沙寶慶四川成都重慶嘉定夔瀘
商人中引則於應天宜興杭州三批驗所徵茶課則於
應天之江東瓜埠自蘇常鎮徽廣德及浙江河南廣東
貴州皆徵銀雲南則徵銀其上供茶天下供額四千有
奇福建建寧所貢為最上品有探春先春次春紫筍及
薦新等號舊皆採而碾之壓以銀板為大小龍團太祖

以其勞民罷造惟令採茶芽以進復上供戶百五家凡
貢茶第按額以供不具載

明史卷八十

欽定四庫全書

明史卷八十一

大學士張廷玉等奉 敕修

志第三十七

食貨五

錢鈔

坑冶 附鐵冶銅場

商稅

市舶

馬市

錢幣之興自九府圜法歷代遵用鈔始於唐之飛錢宋之交會金之交鈔元世始終用鈔錢幾廢矣太祖初置寶源局於應天鑄大中通寶錢與歷代錢並行以四百文為一貫四十文為一兩四文為一錢及平陳友諒命江西行省置貨泉局頒大中通寶錢大小五等錢式即位頒洪武通寶錢其制凡五等曰當十當五當三當二當一當十錢重一兩餘遞降至重一錢止各行省皆設寶泉局與寶源局並鑄而嚴私鑄之禁洪武四年改鑄大中洪武通寶大錢為小錢初寶源局錢

鑄京字於背後多不鑄民間無京字者不行故改鑄小錢以便
之尋令私鑄錢作廢銅送官償以錢是時有司責民出銅民
毀器皿輸官頗以為苦而商賈沿元之舊習用鈔多不
便用錢七年帝乃設寶鈔提舉司明年始詔中書省造
大明寶鈔命民間通行以桑穰為料其制方高一尺廣
六寸質青色外為橫文花欄橫題其額曰大明通行寶
鈔其內上兩旁復為篆文八字曰大明寶鈔天下通行
中圖錢貫十串為一貫其下云中書省奏準印造大明

寶鈔與銅錢通行使用偽造者斬告捕者賞銀二十五兩仍給犯人財產若五百文則畫錢文為五串餘如其制而遞減之其等凡六曰一貫曰五百文四百文三百文二百文一百文每鈔一貫準錢千文銀一兩四貫準黃金一兩禁民間不得以金銀物貨交易違者罪之以金銀易鈔者聽遂罷寶源寶泉局越二年復設寶泉局鑄小錢與鈔兼行百文以下止用錢商稅兼收錢鈔錢三鈔七十三年以鈔用久昏爛立倒鈔法令所在置行

用庫許軍民商賈以昏鈔納庫易新鈔量收工墨直會
中書省廢乃以造鈔屬戶部鑄錢屬工部而改寶鈔文
中書省為戶部與舊鈔兼行十五年置戶部寶鈔廣源
庫廣惠庫入則廣源掌之出則廣惠掌之在外衛所軍
士月鹽皆給鈔各鹽場給工本鈔十八年天下有司官
祿米皆給鈔二貫五百文準米一石二十二年詔更定
錢式生銅一斤鑄小錢百六十折二鈔半之當三至當
十準是為差更造小鈔自十文至五十文二十四年諭

權稅官吏凡鈔有字貫可辨者不問爛損即收受解京
抑勒與偽充者罪之二十五年設寶鈔行用庫於東市
凡三庫各給鈔三萬錠為鈔本倒收舊鈔送內府令大
明寶鈔與歷代錢兼行鈔一貫準錢千文提舉司於三
月內印造十月內止所造鈔送內府充賞賚明年罷行
用庫又罷寶泉局時兩浙江西閩廣民重錢輕鈔有以
錢一百文十文折鈔一貫者由是物價翔貴而法益壞
不行三十年乃更申交易用金銀之禁成祖初犯者以

姦惡論惟置造首飾器皿不在禁例永樂二年詔犯者
免死徙家戍興州陝西都司僉事張豫坐抵易官鈔論
戍江夏民父死以銀營葬具當戍遣帝以其迫於治葬
非玩法特矜宥之都御史陳瑛言比歲鈔法不通皆緣
朝廷出鈔太多收斂無法以致物重鈔輕莫若暫行戶
口食鹽法天下人民不下千萬戶官軍不下二百萬家
誠令計口納鈔食鹽可收五千餘萬錠帝令戶部會羣
臣議大口月食鹽一斤納鈔一貫小口半之從其議設

北京寶鈔提舉司稅糧課程賦罰俱折收鈔其直視洪武初減十之九後又令鹽官納舊鈔支鹽發南京抽分場積薪龍江提舉司竹木幣之軍民收其鈔應天歲辦蘆柴徵鈔十之八帝初即位戶部尚書夏原吉請更鈔板篆文為永樂帝命仍其舊自後終明世皆用洪武年號云仁宗監國令犯笞杖者輸鈔及即位以鈔不行詢原吉原吉言鈔多則輕少則重民間鈔不行緣散多斂少宜為法斂之請市肆門攤諸稅度量輕重加其課程

鈔入官官取昏軟者悉燬之自今官鈔宜少出民間得鈔難則自然重矣乃下令曰所增門攤課程鈔法通即復舊金銀布帛交易者亦暫禁止然是時民卒輕鈔至宣德初米一石用鈔五十貫乃弛布帛米麥交易之禁凡以金銀交易及匿貨增直者罰鈔府縣衛所倉糧積至十五年以上者鹽糧悉收鈔秋糧亦折鈔三分門攤課鈔增五倍塌房舍月納鈔五百貫果園贏車並令納鈔戶部言民間交易惟用金銀鈔滯不行乃益嚴其

禁交易用銀一錢者罰鈔千貫贓吏受銀一兩者追鈔萬貫更追免罪鈔如之英宗即位收賦有米麥折銀之令遂減諸納鈔者而以米銀錢當鈔弛用銀之禁朝野率皆用銀其小者乃用錢惟折官俸用鈔鈔壅不行十三年復申禁令阻鈔者追一萬貫全家戍邊天順中始弛其禁憲宗令內外課程錢鈔兼收官俸軍餉亦兼支錢鈔是時鈔一貫不能直錢一文而計鈔徵之民則每貫徵銀二分五釐民以大困弘治元年京城稅課司順

天山東河南戶口食鹽俱收鈔各鈔關俱錢鈔兼收其
後乃皆改折用銀而洪武永樂宣德錢積不用詔發之
令與歷代錢兼用戶部請鼓鑄乃復開局鑄錢凡納贖
收稅歷代錢制錢各收其半無制錢即收舊錢二以當
一制錢者國朝錢也舊制工部所鑄錢入太倉司鑰二
庫諸關稅錢亦入司鑰庫共貯錢數千百萬中官掌之
京衛軍秋糧取給焉每七百當銀一兩武宗之初部臣
請察覆侵蝕又以錢當俸糧者僅及銀數三之一請於

承運庫給銀時中官方用事皆不聽已而司鑄庫太監
龐瑄言自弘治間權閹折銀入承運庫錢鈔缺乏支放
不給請遵成化舊制錢鈔兼收從之正德三年以太倉
積錢給官俸十分為率錢一銀九又從太監張永言發
天財庫及戶部布政司庫錢關給徵收每七十文徵銀
一錢且申私鑄之禁嘉靖四年令宣課分司收稅鈔一
貫折銀三釐錢七文折銀一分是時鈔不久行錢亦大
壅益專用銀矣明初鑄洪武錢成祖九年鑄永樂錢宣

德九年鑄宣德錢弘治十六年以後鑄弘治錢至世宗
嘉靖六年大鑄嘉靖錢每文重一錢三分且補鑄累朝
未鑄者三十二年鑄洪武至正德九號錢每號百萬錠
嘉靖錢千萬錠一錠五千文而稅課抽分諸廠專收嘉
靖錢民患錢少乃發內庫新舊錢八千一百萬文折給
俸糧又令通行歷代錢有銷新舊錢及以銅造像製器
者罪比盜鑄先是民間行濫惡錢率以三四十錢當銀
一分後益雜鉛錫薄劣無形製至以六七十文當銀一

分剪楮夾其中不可辨用給事中李用敬言以制錢與前代雜錢相兼行上品者俱七文當銀一分餘視錢高下為三等下者二十一文當銀一分私造濫惡錢悉禁不行犯者置之法小錢行久驟草之民頗不便又出內庫錢給文武官俸不論新舊美惡悉以七文折算諸以俸錢市易者亦悉以七文抑勒予民民亦騷然屬連歲大侵四方流民就食京師死者相枕藉論者謂錢法不通使然於是御史何廷鈺條奏請許民用小錢以六十

文當銀一分戶部執不從廷鈺許奏尚書方鈍及郎中
劉爾牧帝怒斥爾牧採廷鈺議命從民便且定嘉靖錢
七文洪武諸錢十文前代錢三十文當銀一分然諸濫
惡小錢以初禁之嚴雖奉行間行竟不復用而民間競
私鑄嘉靖通寶錢與官錢並行焉給事中殷正茂言兩
京銅價大高鑄錢得不償費宜採雲南銅運至岳州鼓
鑄費工本銀三十九萬可得錢六萬五千萬文直銀九
十三萬餘兩足以少佐國家之急戶部覆言雲南地辟

事簡即山鼓鑄為便乃敕巡撫以鹽課銀二萬兩為工本未幾巡撫王昺言廢多入少乞罷鑄帝以小費不當惜仍命行之越數年巡按王諍復言宜罷鑄部議錢法壅滯者由宣課司收稅以七文當一分姦民乘機阻撓錢多則惡濫相欺錢少則增直罔利故禁愈繁而錢愈滯自今準折聽民便不必定文數而課稅及官俸且俱用銀乃罷雲南鑄錢而從戶部議時所鑄錢有金背有火漆有鏤邊議者以鑄錢艱難工匠勞費草鏤車用鑪

錫於是鑄工競雜鉛錫便剏治而輪郭麤穢色澤黧黯
姦偽做做盜鑄日滋金背錢反阻不行死罪日報終不
能止帝患之問大學士徐階階陳五害請停寶源局鑄
錢應支給錢者悉予銀帝乃鞠治工匠侵料減工罪而
停鼓鑄自後稅課徵銀而不徵錢且民間止用制錢不
用古錢而私鑄者多隆慶初錢法不行兵部侍郎譚綸
言欲富民必重布帛菽粟而賤銀欲賤銀必制錢法以
濟銀之不足今錢惟布於天下而不以輸於上故其權

在市井請令民得以錢輸官則錢法自通於是課稅銀
三兩以下復收錢民間交易一錢以下止許用錢時錢
八文折銀一分禁民無得任意低昂直隸巡按楊家相
請鑄大明通寶錢不識年號部議格不行高拱再相言
錢法朝議夕更迄無成說小民恐今日得錢而明日不
用是以愈更愈亂愈禁愈疑請一從民便勿多為制以
亂人耳目帝深然之錢法復稍稍通矣寶鈔不用垂百
餘年課程亦鮮有收鈔者惟俸錢獨支鈔如故四年始

以新鑄隆慶錢給京官俸云萬厯四年命戶工二部準
嘉靖錢式鑄萬厯通寶金背及火漆錢一文重一錢二
分五釐又鑄鐵邊錢一文重一錢三分頒行天下俸糧
皆銀錢兼給雲南巡按郭庭梧言國初京師有寶源局
各省有寶泉局自嘉靖間省局停廢民用告匱滇中產
銅不行鼓鑄而反以重價購海肥非利也遂開局鑄錢
尋命十三布政司皆開局採工部言以五銖錢為準用
四火黃銅鑄金背二火黃銅鑄火漆麤惡者罪之蓋以

費多利少則私鑄自息也久之戶部言錢之輕重不常
輕則斂重則散故無壅闕匱乏之患初鑄時金背十文
直銀一分今萬厯金背五文嘉靖金背四文各直銀一
分火漆鏤邊亦如之僅踰十年而輕重不啻相半錢重
而物價騰踊宜發庫貯以平其直從之時玉府皆鑄造
私錢吏不敢訐古錢阻滯不行國用不足乃命南北寶
源局拓地增爐鼓鑄而北錢視南錢昂直三之一南鑄
大抵輕薄然各循其舊並行不廢天啟元年鑄泰昌錢

兵部尚書王象乾請鑄當十當百當千三等大錢用龍文畧做白金三品之制於是兩京皆鑄大錢後有言大錢之弊者詔南京停鑄大錢收大錢發局改鑄當是時開局徧天下重課錢息崇禎元年南京鑄本七萬九千餘兩獲息銀三萬九千有奇戶部鑄錢獲息銀二萬六千有奇其所鑄錢皆以五十五文當銀一錢計息取銀工匠之賠補行使之折閱不堪命矣寶泉局銅本四十萬兩舊例錢成還本太倉次年再借至是令永作鑄本

三年御史饒京言鑄錢開局本通行天下今乃苦於無
息旋開旋罷自南北兩局外僅存湖廣陝西四川雲南
及宣密二鎮而所鑄之息不盡歸朝廷復苦無鑄本蓋
以買銅而非採銅也乞遵洪武初及永樂九年嘉靖六
年例遣官各省鑄錢采銅於產銅之地置官吏駐兵做
銀礦法十取其三銅山之利朝廷擅之小民所采仍予
直以市帝從之是時鑄廠並開用銅益多銅至益少南
京戶部尚書鄭三俊請專官買銅戶部議元籍產銅之

人駐鎮遠荆常銅鉛會集處所謂采銅於產銅之地也
帝俱從之既又采絳孟垣曲聞喜諸州縣銅鉛荊州抽
分主事朱大受言荊州上接黔蜀下聯江廣商販銅鉛
畢集一年可以四鑄四鑄之息兩倍於南三倍於北因
陳便宜四事即命大受專督之遂定錢式每文重一錢
每千直銀一兩南都錢輕薄屢旨嚴飭乃定每文重八
分初嘉靖錢最工隆萬錢加重半銖自啟禎新鑄出舊
錢悉棄置然日以惡薄大半雜鉛砂百不盈寸捥擲輒

破碎末年敕鑄當五錢不及鑄而明亡初制歷代錢與制錢通行自神宗初從僉都御史龐尚鵬議古錢止許行民間輸稅贖罪俱用制錢啟禎時廣鑄錢始括古錢以充廢銅民間市易亦擯不用矣莊烈帝初即位御平臺召對給事中黃承昊疏有銷古錢之語大學士劉鴻訓言北方皆用古錢若驟廢之於民不便常以為然既而以御史王燮言收銷舊錢但行新錢於是古錢銷毀頓盡蓋自隋時盡銷古錢至是凡再見云錢法自弘正

間廢天啟時給事中惠世揚復請造行崇禎末有蔣臣者申其說擢為戶部司務倪元璐方掌部事力主之言終不可行而止

坑冶之課金銀銅鐵鉛汞硃砂青綠而金銀礦最為民害徐達下山東近臣請開銀場太祖謂銀場之弊利於官者少損於民者多不可開其後有請開陝州銀礦者帝曰土地所產有時而窮歲課成額徵銀無已言利之臣皆戕民之賊也臨淄丞乞發山海之藏以通寶路帝

黜之成祖斥河池民言採礦者仁宣仍世禁止填番禺坑洞罷嵩縣白泥溝發礦然福建尤溪縣銀屏山錫場局爐局四十二座始於洪武末年浙江溫處麗水平陽等七縣亦有場局歲課皆二千餘兩永樂間開陝州商縣鳳皇山銀坑八所遣官湖廣貴州採辦金銀課復遣中官御史往覆之又開福建浦城縣馬鞍等坑三所設貴州太平溪交趾宣光鎮金場局葛溪銀場局雲南大理銀冶其不產金銀者亦屢有草而福建歲額直增至

三萬餘兩浙江增至八萬餘宣宗初頗減福建課其後增至四萬餘而浙江亦增至九萬餘英宗下詔封坑穴撒開辦官民大蘇息而歲額未除歲辦皆洪武舊額也開辦者永宣所新增也既而禁革永煎姦民私開坑穴相殺嚴禁不能止下詔宥之不悛言者復請開銀場則利歸於上而盜無所容乃命侍郎王質往經理定歲課福建銀二萬餘浙江倍之又分遣御史曹祥馮傑提督供億過公稅民困而盜愈衆鄧茂七葉宗留之徒流毒浙閩久之始定景帝嘗封閉旋以盜礦者多兵部尚

書孫原貞開浙江銀場因並開福建乃命中官戴細保提督之天順四年命中官羅永之浙江羅珪之雲南馮讓之福建何能之四川課額浙閩大畧如舊雲南十萬兩有奇四川萬三千有奇總十八萬三千有奇成化中開湖廣銀場武陵等十二縣凡二十一場歲役民夫五十五萬死者無算得金僅五十三兩於是復閉而浙江銀礦以缺額量減雲南屢開屢停弘治元年始減雲南二萬兩溫處萬兩餘罷浦城廢坑銀冶至十三年雲南

二萬兩溫處萬兩餘罷浦城廢坑銀冶至十三年雲南
巡撫李士實言雲南九場銀四場礦脈久絕乞免其課
報可四川山東礦穴亦先後封閉武宗初從中官秦文
等奏復開浙閩銀礦既而浙江守臣言礦脈已絕乃令
歲進銀二萬兩劉瑾誅乃止世宗初閉大理礦場其後
薊豫齊晉川滇所在進礦砂金銀復議閉採以助大功
既獲玉旺峪礦銀帝諭閣臣廣開採戶部尚書方鉉等
請令四川山東河南撫按嚴督所屬一一搜訪以稱天

地降祥之異於是公私交驚礦利而浙江江西盜礦者
且劫徽寧天下漸多事矣隆慶初罷薊鎮採開南中諸
礦亦勒石禁止萬厯十二年姦民屢以礦利冀中上心
諸臣力陳其弊帝雖從之意怏怏二十四年張位秉政
前衛千戶仲春請開礦位不能止開採之端啟廢弁白
望獻礦銅者日至於無地不開中使四出昌平則王
忠真保薊永房山薊州則王虎昌黎則田進河東之開
封彰德衛輝懷慶葉縣信陽則魯坤山東之濟南青州

濟寧沂州滕費蓬萊福山棲霞招遠文登則陳增山西
之太原平陽潞安則張忠南直之寧國池州則郝隆劉
朝用湖廣之德安則陳奉浙江之杭嚴金衢孝豐諸暨
則曹金後代以劉忠陝西之西安則趙鑒趙欽四川則
邱乘雲遼東則高淮廣東則李敬廣西則沈永壽江西
則潘相福建則高宋雲南則楊榮皆給以關防并偕原
奏官往礦脈微細無所得勒民償之而姦人假開採之
名乘傳橫索民財陵轢州縣有司恤民者罪以阻撓逮

問罷黜時中官多暴橫而陳奉尤甚富家鉅族則誣以盜礦良田美宅則指以為下有礦脈率役圍捕辱及婦女甚至斷人手足投之江其酷虐如此帝縱不問自二十五年至三十三年諸璫所進礦稅銀幾及三百萬兩羣小藉勢誅索不啻倍蓰民不聊生雲南巡撫魏允貞上言方今水旱告災天鳴地震星流氣射四方日報中外軍興百姓困敝而嗜利小人借開採以肆饕餮倘鑿由中作則礦夫冗役為禍尤烈至是而後求投珠抵璧

之說用之晚矣河南巡按姚思仁亦言開採之弊大可
慮者有八礦盜哨聚易於召亂一也礦頭累極勢成土
崩二也礦夫殘害逼迫流亡三也催民糧缺饑餓嗷呼
四也礦洞徧開無益浪費五也礦砂銀少強科民買六
也民皆開礦農桑失業七也奏官強橫淫刑激變八也
今礦頭以賠累死平民以逼買死礦夫以傾壓死以爭
鬪死及今不止雖傾府庫之藏竭天下之力亦無濟於
存亡矣疏入皆不省失者以為明亡蓋兆於此

鐵冶所洪武六年置江西進賢新喻分宜湖廣興國黃
梅山東萊蕪廣東陽山陝西鞏昌山西吉州二太原澤
潞各一凡十三所歲輸鐵七百四十六萬餘斤河南四
川亦有鐵冶十四年益以茶陵十五年廣平吏王允道
言磁州產鐵元時置官歲收百餘萬斤請如舊帝以民
生甫定復設必重擾杖而流之海外十八年罷各布政
司鐵冶既而工部言山西交城產雲子鐵舊貢十萬斤
繕治兵器他處無有乃復設已而武昌吉州以次復焉

末年以工部言復盡開令民得自採鍊每三十分取其
二永樂時設四川龍州遼東都司三萬衛鐵冶景帝時
辦事吏請復陝西寧遠鐵礦工部劾其違法下獄給事
中張文質以為不宜塞言路乃釋之弘治十七年廣東
歸善縣請開鐵冶有司課外索賂唐大鬚等因作亂都
御史劉大夏討平之正德十四年廣州置鐵廠以鹽課
提舉司領之禁私販如鹽法嘉靖三十四年開建寧延
平諸府鐵冶隆萬以後率因舊制未嘗特開云

銅場明時惟江西德興鉛山其後四川梁山山西五臺
陝西寧羗畧陽及雲南皆採水銀青綠太祖時廉州巡
檢言州界西戎有水銀坑冶及青綠紫泥願得兵取其
地帝不許惟貴州大萬山長官司有水銀硃砂場局而
四川東川府會川衛山產青銀銅綠以與外番接境虞
軍民潛取生事特禁飭之成化十七年封閉雲南路南
州銅坑弘治十八年裁草板坑水銀場局正德九年軍
士周達請開雲路諸銀礦因及銅錫青綠詔可遂次第

開採嘉靖隆萬間因鼓鑄屢開雲南諸處銅場久之所
獲漸少崇禎時遂括古錢以供爐冶焉

闕市之征宋元頗繁瑣明初務簡約其後增置漸多行
齋居鬻所過所止各有稅其名物件析榜於官署按而
征之惟農具書籍及他不鬻於市者勿算應征而藏匿
者沒其半買賣田宅頭匹必投契本別納紙價凡納稅
地置店厯書所止商民名物數官司有都稅有宣課有
司有局有分公司有抽分場局有河泊所所收稅課有本

色有折色稅課司局京城諸門及各府州縣市集多有之凡四百餘所後以次裁併十之七抽分及在南京者曰龍江大勝港在北京者曰通州白河盧溝通積廣積在外者曰真定杭州荊州太平蘭州廣寧又令軍衛自設場分收貯柴薪河泊所惟大河以南有之河北止鹽山縣凡稅課徵商估物貨抽分科竹木柴薪河泊取魚課又有門攤課鈔領於有司太祖初征酒醋之稅收官店錢即吳王位減收官店錢改在京官店為宣課司府

縣官店為通課司凡商稅三十而取一過者以違令論
洪武初命在京兵馬指揮領市司每三日一校勘街市
度量權衡稽牙儉物價在外城門兵馬亦令兼領市司
彰德稅課司稅及蔬果飲食畜牧諸物帝聞而黜之山
西平遠主簿成樂秩滿來朝上其考曰能恢辦商稅帝
曰稅有定額若以恢辦為能是剝削下民失吏職也州
考非是命吏部移文以訊十年戶部奏天下稅課司局
征商不如額者百七十八處遂遣中官國子生及部委

官各一人覆實立為定額十三年戶部言稅課司局歲收額米不及五百石者凡三百六十四處宜罷之報可胡惟庸伏誅帝諭戶部曰曩者姦臣聚斂稅及纖悉朕甚耻焉自今軍民嫁娶喪祭之物舟車絲布之類皆勿稅罷天下抽分竹木場明年令以野獸皮輸魚課製裘以給邊卒初京師軍民居室皆官所給比舍無隙地商貨或止於舟或貯于城外駟僮上下其價商人病之帝乃命於三山諸門外瀕水為屋名塌房以貯商貨永樂

初定制嫁娶喪祭時節禮物自織布帛農器食品及買
既稅之物車船運已貨物魚蔬雜果非市販者俱免稅
準南京例置京城官店塌房七年遣御史監生於收課
處各辦課程二十一年山東巡按陳濟言淮安濟寧東
昌臨清德州直沽商販所聚京都北平百貨倍往時其
商稅宜遣人監推一年以為定額帝從之洪熙元年增
市肆門攤課鈔宣德四年以鈔法不通由商居貨不稅
由是於京省商賈湊集地市鎮店肆門攤稅課增舊凡

五倍兩京蔬果園不課官私種而鬻堵塌房庫房店舍
居商貨者騾驢車受僱裝載者悉令納鈔委御史戶部
錦衣衛兵馬司官各一於城門察收舟船受僱裝載者
計所載料多寡路近遠納鈔鈔關之設自此始其倚勢
隱匿不報者物盡沒官仍罪之於是有鄆縣濟寧徐州
淮安揚州上新河潞墅九江金沙洲臨清北新諸鈔關
量舟大小修廣而差其額謂之船料不稅其貨惟臨清
北新則兼收貨稅各差御史及戶部主事監收自南京

至通州經淮安濟寧徐州臨清每船百料納鈔百貫侍郎曹弘言塌房月鈔五百貫良苦有鬻子女輸課者帝令覆除之及鈔法通減北京蔬地課鈔之半船料百貫者減至六十貫正統初詔凡課程門攤俱遵洪武舊額不得籍口鈔法妄增未幾以兵部侍郎于謙奏革直省稅課司局領其稅於有司罷濟寧徐州及南京上新河船料鈔移漕縣鈔關於河西務船料當六七十貫者減為二十貫商民稱便九年王佐掌戶部置彰義門官房

收商稅課鈔復設直省稅課司官征權漸繁矣景泰元年于謙柄國船料減至十五貫減張家灣及遼陽課稅之半大理卿薛瑄言抽分薪炭等匿不報者準舶商匿番貨罪盡沒之過重請得比匿稅律帝從之成化七年增置蕪湖荊州杭州三處工部官初抽分竹木止取鈔其後易以銀至是漸益至數萬兩尋遣御史權稅孝宗初御史陳瑤言崇文門監稅官以掊克為能非國體乃命客貨外車輛毋得搜阻又從給事中王敞言取回蕪

湖荊州杭州抽分御史以府州佐貳官監收其稅十三年復遣御史正德十一年始收泰山碧霞元君祠香錢從鎮守太監言也十二年御史胡文靜請革新設諸抽分廠未一年太監鄭璽請復設於順德廣平工部尚書李鐔依阿持兩端橫征之端復起尋命中官李文馬俊之湖廣浙江抽分廠與主事中分樞稅世宗初抽分中官及江西福建廣東稅課司局多所裁革又革真定諸府抽印木植中官京城九門之稅弘治初歲入鈔六十

六萬餘貫錢二百八十八萬餘文至末年數大減自正德七十以後鈔增四倍錢增三十萬嘉靖三年詔如弘治初年例仍減錢三十萬直省關稅成化以來折收銀其後復收錢鈔八年復收銀遂為定制始時鈔關估船料定稅既而以估料難核乃度梁頭廣狹為準自五尺至三尺六尺有差帝令以成尺為限勿科畸零太監李能請於山海關權商稅行之數年主事鄔閱言廣寧八里鋪前屯衛既有權場不宜再權罷之其後復山海關

稅罷八里鋪店錢四十二年令各關歲額定數之外餘
饒悉入公帑隆慶二年始給鈔關主事關防敕書尋令
鈔關去府近者知府收解去府遠者令佐貳官收貯府
庫季解部主事掌覆高所報物數以定稅數收解無有
所神宗初令商貨進京者河西務給紅單前赴崇文門
併納正條船三稅其不進京者河西務止收正稅免條
船二稅萬曆十一年革天下私設為名稅課然自隆慶
以來凡橋梁道路關津私擅抽稅罔利病民雖累詔察

草不能去也迨兩宮三殿災營建費不貲始開礦增稅而天津店租廣州珠榷兩淮餘鹽京口供用浙江市舶成都鹽茶重慶名木湖口長江船稅荊州店稅寶坻魚葦及門攤商稅油布雜稅中官偏天下非領稅即領礦驅脅官吏務朘削焉權稅之使自二十六年千戶趙承勛奏請始高宗於京口暨祿於儀真劉成於浙李鳳於廣州陳奉於荊州馬堂於臨清陳增於東昌孫隆於蘇杭魯坤於河南孫朝於山西邱乘雲于四川梁永於陝

西李道於湖口王忠於密雲張曙於盧溝橋沈永壽於
廣西或徵市舶或徵店稅或專領稅務或兼領開採姦
民納賄於中官輒給指揮千戶劄用為爪牙水陸行數
十里即樹旗建廠視商賈懦者肆為攘奪沒其全貲負
戴行里亦被搜索又立土商名目窮鄉僻塢米鹽雞豕
皆令輸稅所至數徵民變帝率庇不問諸所進稅或稱
遣稅或稱節省銀或稱罰贖或稱額外贏餘又假買辦
孝順之名金珠寶玩貂皮名馬雜然進奉帝以為能甚

至稅監劉成因災荒請暫寬商稅中旨仍徵課四萬其嗜利如此三十三年始詔罷採礦以稅務歸有司其稅使不撒李道詭稱有司固却乞如舊便帝遽從之又聽福府承奉謝文銓設立官店於崇文門外以供福邸戶部尚書趙世卿屢疏不聽世卿又言崇文門河西務臨清九江潁墅揚州北新淮安各鈔關稅徵本折約三十萬五千餘兩萬厯二十五年增銀八萬二千兩此定額也乃二十七年以後厯稅減縮至二十九年總解二

十六萬六千餘兩究厥所由則以稅使苛斂商至者少連年稅使所供即此各關不足之數也疏入不省寶坻銀魚廠永樂時設穆宗時止令估直備廟祀上供及是始以中官坐採又徵其稅後并稅武清等縣非產魚之處增葦網諸稅且及青縣天津九門稅尤苛舉子皆不免甚至擊殺覲吏事聞詔法司治之監豎為小戢至四十二年李太后遺詔減天下稅額三之一免近今畸零小稅光宗立始盡蠲天下額外稅撤回稅監其派入地

畝行戶人丁間架者槩免之天啟五年戶部尚書李起元請復權水陸衝要依萬厯二十七八年例量徵什一允行之崇禎初關稅每兩增一錢通八關增五萬兩三年復增二錢惟臨清僅半而崇文門河西務俱如舊戶部尚書畢自嚴議增南京宣課司稅額一萬為三萬南京戶部尚書鄭三俊以宣課所收落地稅無幾請稅蕪湖以當增數自嚴遂議稅蕪湖三萬兩而宣課仍增一萬三俊悔疏爭不能已九年復議增稅課款項十三年

增關稅二十萬兩而商民益困矣凡諸課程始收鈔間折收米已而收錢鈔半後乃折收銀而折色本色遞年輪收本色歸內庫折色歸太倉

明初東有馬市西有茶市皆以馭邊省戍守費海外諸國入貢許附載方物興中國貿易因設市舶司置提舉官以領之所以通夷情抑姦商俾法禁有所施因以消其罅隙也洪武初設於太常黃渡等罷復設於寧波泉州廣州寧波通日本泉州通琉球廣州通占城暹羅西

洋諸國琉球占城諸國皆恭順任其時至日貢惟日本
叛服不常故獨限其期為十年人數為二百舟為二艘
以金葉勘合表文為驗以防詐偽侵軼後市舶司暫罷
輒復嚴禁瀕海居民及守備將卒私通海外諸國永樂
初西洋刺泥國回回哈只馬哈沒奇等來朝附載胡椒
與民互市有司請徵其稅帝曰商稅者國家抑逐末之
民豈以為利今夷人慕義遠來乃侵其利所得幾何而
虧辱大體多矣不聽三年以諸番貢使益多乃置驛於

福建浙江廣東三市舶司以館之福建曰來遠浙江曰安遠廣東曰懷遠尋設交趾雲南市舶提舉司接西南諸國朝貢者初入貢海舟至有司封識俟奏報然後起運宣宗命至即馳奏不待報隨送至京武宗時提舉市舶太監畢真言舊制泛海諸船皆市舶司專理近領於鎮巡及三司官乞如舊便禮部議市舶職司進貢方物其汎海客商及風泊番船非敕旨所載例不當預中旨令如熊宣舊例行宣先任市舶太監也嘗以不預滿刺

加諸國番舶抽分奏請兼理為禮部所劾而罷劉瑾私
真謬以為例云嘉靖二年日本使宗設宋素卿分道入
貢互爭真偽市舶中官賴恩納素卿賄右素卿宗設遂
大掠寧波給事中夏言言倭患起於市舶遂罷之市舶
既罷日本海賈往來自如海上姦豪與之交通法禁無
所施轉為寇賊二十六年倭寇百艘久泊寧台數千人
登岸焚劫浙江巡撫朱紉訪知舶主皆貴官大姓市番
貨皆以虛直轉鬻牟利而直不時給以是構亂乃嚴海

禁毀餘皇奏請鑄諭戒大姓不報二十八年紈又言長
澳諸大俠林恭等勾引夷舟作亂而巨姦闕通射利因
為嚮導躡我海濱宜正典刑部覆不允而通番大猾紈
輒以便宜誅之御史陳九德劾紈措置乖方專殺啟釁
帝逮紈聽劾紈既黜姦徒益無所憚外交內訌釀成禍
患汪直徐海陳東麻葉等起而海上無寧日矣三十五
年倭寇大掠福建浙直都御史胡宗憲遣其客蔣洲陳
可願使倭宣諭還報倭志欲通貢市兵部議不可乃止

三十九年鳳陽巡撫唐順之議復三市舶司部議從之
四十四年浙江以巡撫劉畿言仍罷福建開而復禁萬
厯中復通福建互市惟禁市硝黃已而兩市舶司悉復
以中官領職如故

永樂間設馬市三一在開原南關以待海西一在開原
城東五里一在廣寧皆以待三衛定直四等上直絹八
疋布十二次半之下二等皆以一遞減既而城東廣寧
市皆廢惟開原南關馬市獨存大同馬市始正統三年

巡撫盧睿請令軍民平價市駝馬達官指揮李原等通
譯語禁市兵器銅鐵帝從之十四年都御史沈固請支
山西行都司庫銀市馬時也先貢馬互市中官王振裁
其馬價也先大舉入寇遂致土木之變成化十四年陳
鉞撫遼東復開三衛馬市通事劉海姚安肆侵牟諸部
懷怨擾廣寧不復來市兵部侍郎王越請令參將布政
司官各一員監之毋有所侵剋遂治海安二人罪尋令
海西及三衛入市開原月一市廣寧月二市以互市之

稅充撫賞正德時令驗放入市者依期出境不得挾弓矢非互市日毋輒近塞垣嘉靖三十年以總兵仇鸞言詔於宣府大同開馬市命侍郎史道總理之兵部員外郎楊繼盛諫不從旋入寇抄大同市則寇宣府宣府市則寇大同幣未出境警報隨至帝始悔之召道還然諸部嗜馬市利未敢公言大舉而邊臣亦多畏憚以互市啗之明年罷大同馬市宣府猶未絕抄掠不已乃并絕之隆慶四年孫把來降於是封貢互市之議起而宣大

互市復開邊境稍靜然撫賞甚厚朝廷為省客兵餉減
哨銀以充之頻年加賞而求要滋甚司事者復從中乾
沒邊費反過當矣遼東義州木市萬厯二十三年開事
具李化龍傳二十六年從巡撫張思忠奏罷之遂并罷
馬市其後總兵李成梁力請復而薊遼總督萬世德亦
疏於朝三十九年復開馬木二市後以為常

明史卷八十一